

漢隱集

卷

共六

~ 16
2358
2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三

表 教書

謝 皇恩表

借其承全惟仰由庇之澤德有隆
 辭諄諄過私懷懷切伏念臣叨鑽
 老荷九伐之餘威與雖復奈一旅
 益強同振表之未遠忘願成之
 文章精麗靈顯先原可之圖但
 之語或何妨未土之

8263

和
2358
卷 6-2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三



表 教書

謝 皇恩表

借重求全唯仰曲庇之澤懲前毖後特降敦諭之
辭諄諄過私慄慄深切伏念臣叨續基緒荐更艱
危荷九伐之餘威獎疆雖復奈一旅之綿力冠謀
益深悶振衰之未遑忘顛滅之為瀆請出戊己之
校幸籍寵靈賴先庚甲之圖但憑聲勢詎意芝綸
之誥或俯飭采土之綢繆積穀繕兵丁寧備禦之

策循名責實密勿經理之猷斯乃推心於腹中豈
但提耳而面命伏遇明見萬里愛欲再生憐臣疾
痛而垂仁諒臣謏劣而加誨敢不噬臍知悔銘骨
銜恩守藩有辜縱報施之難盡補牢非晚願承訓
而自強

教王世子權攝國事書

予將曷歸值此兵戈之會亂靡有定界爾軍國之
權幸曰付託之得人冀收祖宗之遺業顧予望之
良厚念爾責之亦弘多慚寡躬叨襲丕緒勤勞兩

紀澤不遠於保民疾疹半生力已倦於履政欲授
一朝之負荷久察諸子之賢明計實定於前時儀
未及於舊禮屬茲島夷之侵突適承邦運之迭遭
民皆棄予誰救綴旒之勢天或祚宋必資裕蠱之
良斯稱冊封竟當倉卒重下監撫之命半繫中外
之心不料被兵之深終迷稅駕之所二百年傳祚
寧丁寡德覆亡時數千里封疆殆無一步乾淨地
七廟纏丘壑之痛三宮罹播越之艱縱欲赴控於
大邦何忍輕棄其故土感迫靡騁眚方隅而已窮

間闕有行望宗社之或保鶴駕遙隔於彼此驛馬
難上其便宜茲命云云官爵無及於私昵賞罰要
出於公正謳歌爭起咸思拭目而改觀仁孝風彰
孰不延頸而效死為邦易基於多難行德必速於
置郵絕塞孤城知我懷之愈苦深山窮谷聽爾音
而幸撫宜曰思漢之機光啓昌唐之運但雪薪膽
之深羞何憂寢膳之久違榮存奉迎庶勉盡於違
孝事係成敗毋過執於撓謙况當殿亂之機已轉
擒賊之歲天兵協肅殺之氣義旅奮果毅之忠衆

勝天而定勝人物極當返直為壯而曲為老惡積
必誅想築鯨鯢之屍恢洒山河之辱周宣紹文武
之業尚須賢臣夏康興禹啓之家應有陰陽慶者
獲觀功當誰居洛陽之園陵有神河北之父老垂
涕誰相念於霜露願終副於雲霓於戲鑿與整舊
觀之威儀乾坤再造震宮開少海之祥瑞父子重
歡

左相盧守慎不允 批荅

安危係乎宣翼固切倚疇之懷老成重乎典刑宜

審進退之道斯期考德之降詐仍微疾以休惟卿
體資堅貞機蘊淵靜遊神經奧千言瓊瑤文章窺
迹海隅一節砥礪夷險望實則蔚群材之表禮貌
則傾舊朝之英登延恐遲服著蔡之先見取式乎
早瞻松栢之後彫顧予寡昧之績枋賴茲弼諧而
圖理蓋喬岳收遠利之及物無煩程簿之勞而巨
柱截橫流而示防幾多鎮俗之效棄榆景迫覺宦
情之久微槐鼎時艱知國憂之漸積屢伸引退之
言殊乖協贊之心何庸執謙而畏盈必欲遜榮而

求免矧當中外之多故寧容壽俊之丐閑禍灾沓
臻瘳和惟待賢輔疆場將聳綢繆實資遠猷庶須
股肱以成誰托腹心之寄方交修晉悅之不暇敢
高蹈遠去之是求渺若失舟而涉川臨歧疇濟特
使載輿而上殿視故足徵雖氣力稍憊於造朝而
精神不爽於論道群情屬元老庶見神明之扶持
六日赴朝堂休嫌步趨之萎澁勉體諭言之已周
毋貽予心之重困

疏劄

辭起復疏 甲午十月

草土臣李德馨誠惶誠恐稽首泣血謹 上言于
正倫立極盛德洪列主上殿下伏以臣積累
惡遭罹凶禍皇皇望望苟存喘息唯恐朝

之事不意本月初五日祇承 召旨伏聞

前此

命至痛填膺

愈荒亂攀

呼隕絕未達情曲幸全微命得畢成墳而不忠不
孝之罪又重嬰疾病發熱瀆死氣脉如縷續於本
月二十四日恭蒙 宣旨促召臣病勢甚緊視聽

俱失及承 嚴命瞿然驚感吐向雲天長號一聲
便氣盡眩仆歷過旬日病益沉痼危惘抑塞欲訴
未能臣之病迷稽慢至此而尤極矣竊念人子至
情人皆固有而若臣之事勢則尤異於別人臣家
中無兄弟服內無姓親單獨一身艱難長成詆續
之愛維疾之憂致母劬勞鍾情偏深逮臣繫官于
朝分離異處或累月不見則母輒戀臣成疾者數
矣自亂離分播之後羸億頓亟宿恙頻急而臣奔
忙 國憂未遑將視幸母之年龄不至太深猶冀

他日得閑便而少酬烏鳥之私孰謂罪罰之酷遽爾墮命蒼黃中路又失面訣病不及救藥斂不及憑哭而抱死生無涯之痛哉臣母在世纔免稱天而既不能致養以失短日此恨終天無以自贖唯是朝夕几筵為期而禫若駟之過隙而屈指前頭日數只隔六七月耳若於此又將棄情而毀常制則長逝者魂魄也一去而不可追者日月也割斷心腸銜恤而入地矣聖人以為子生三年然後始免於父母之懷緣人情節天理而特謹於通喪危

亂之世丁憂起復雖出於不得已而固有議者然此則或急於金革之事而不免墨衰以從耳今國家雖曰寇在門庭臣非搃戎荷戈宣力於行陣者之比不過隨旅進退備負於會議之末席而已何急於一衰麻之人而抑情壞禮強為不可為之事哉傳曰君子不棄人之喪亦不可棄喪也誠以稱情立文為創痛之極者莫此為嚴而難可以外事棄也臣弱冠筮仕驟陞宰列十年 經幄最沐殊渥臣母亦曾累及 恩榮往在庚寅臣母住

峽中而病自 上軫念其寒特賜毛褥俾臣歸遺
臣母每語此而感泣曰汝以衰門晚生受 恩如
許 國有虞事則吾不知死所及臣避亂而隨
車駕泣為永別仍痼疾患沉綿數年竟至棄背倘
死者有知今日 命下亦垂泣於泉壤矣此情此
痛曷其有極臣病纏臟腑人事昏昧精神脫落已
為能屈伸呼吸之屍不能進赴 嚴台又不能備
達所懷伏乞 聖慈憐察至情亟 寢成命終遂
微願則臣得少延頑生幽明懷感而受 賜大矣

無任痛割焦煎惶懼切迫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吏曹判書疏 十一月

伏以臣罪重病痼不能進赴 嚴召痛迫憂悶席
藁待誅准念未死無狀累蒙 宣旨揆分惶感益
難自措狗馬之疾如獲少愈便擬扶曳入都下畢
達危惘以就死所不意伏見邸報有新除 誤恩
又出於千萬意慮之外長號發狂墮絕不起抑古
人居親喪而或急於復讐御敵黽勉墨衰以趁國
家之急者間有之此則誠出於不得已而事勢猶

有可諉禮所謂金革則無避者是已不及乎此類而毀棄常制割情徇利外事是從則公議雖嚴難免於薄親之譏况職尊望峻長于銓衡極一時請要之選非罪人叨據之所強棄通喪終無所禫上孤簡命下抱至冤為後世嗤笑之資將焉用之臣咎惡山積貽禍慈母入土未久遽令從權天地茫昧衷情逼塞不能以言語盡露真狀但恐一朝之頃齟齬滅性忠孝俱失而目不瞑於地下豈期禍孽未艾災榮沓臻苟延頑喘致累朝政又如此

之極耶今門庭有寇時事危急恩義輕重固有相棄臣雖愚駭亦粗聞委質之義苟臣出而有裨益於萬一則獲死國事志願畢矣當不避艱險誓竭心力赴湯蹈火唯上所令即臣則不然病纏心肝精喪魂棄其於驅策需用固無其實而責以職任者又為虛授地非稱塞寧忍冒訕壞私情辱名器一舉而害大無益而速戾必矣不此之商量而迫令衰麻半生之人晏然入政廳參酌時論進退人物是聳聳而與聲色之觀夫安有是理臣憊

卧經旬中氣漸盡每朝晡几遙亦委諸奴僕之手
而瞻望墓立輒涕流聲放自盡之情人所固有而
顧惟矜憐孤獨似最於世間臣於此時非敢忘
國家之憂而經情自遂惟私之為劇痛在心自不
覺至此益知令伯之形單影隻詩人之歎終鮮兄
弟良有以也臣視息僅存罪積稽慢迫感惶惴不
知所裁惟望 聖慈曲加憐察亟收新下 謬命
保全公私則微願獲遂而終免於寃死幽明之間
感泣洪造結草墮首庶圖報效臣無任泣血祈懇

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吏曹判書劄

伏以臣天地間罪人耳惡積禍延違悶終天墳土
未乾忍割至痛而疾病深痼精力頓喪累承 嚴
召不克以時趨詣不孝慢 命惟合一死誠無顏
面自立於人類矣竭情呼籲 聖批愈峻泣驚
懼不知所出委棄几遙勉疾行載登程累日始及
脩門呻痛轉劇拜 恩稽晚引告不敢含嘿亦難
茲不免瀆冒 天威更申危懼罪益大矣情益迫

矣竊念用人至難知人尤不易而危亂之時則不
可以一察論也吳起有殺妻之行魏文侯禮以上
賓遂強其國此則以才略為急也陳平被盜嫂受
金之毀而魏無知進之漢王乃謂尾生孝己之行
無益於勝敗之數此則以謀計為重也孟公綽優
於趙魏老而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夫人才行少能
無備此則益短於才而廉潔則可取也許靖無實
而獲虛譽法正以為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
說勸昭烈禮而用之以慰遠近此則或徇時望故

合人心也材進而鄰敵畏計行而事功遂舉之各
適其當而無枉才之患則棄人少而民自服其為
道固多端矣况當國家蕩敗之後喪亂無前人物
眇然於此圖惟共濟復得超衆之見棄持衡鑑簡
拔一世人材能盡其器用又必如孔明之於西蜀
然後群志競勸而國事理矣臣駕綬愚昧素乏寸
長雖欲自勉極知不近加以苦塊縷命濱死苟存
精神昏脫聞見阻礙弗量匪據切受 宣麻何以
上副 恩命而為稱塞之地裁抑六卿之中大宰

漢書卷之三十一
十一
為長職掌邦治無統百官惟公無所係累干請皆
絕唯明智足致察虛偽莫術唯直自信所見不撓
浮議唯誠赤心待人求利國家臣而忝膺重寄顧
能一於是乎若無所需之實而虛授以不堪之任
則壞經制溷公器終為債事辱國之歸匪徒無益
致損而貽害不既甚乎臣病久傷敗心熱如火躬
悸靡定脚氣拘攣行步艱頓委命經旬猶道
誅譴悶感徊徨無地自處存違情懇冀蒙矜恕
伏乞 聖慈曲加 體諒亟 鑄新授職各使得

安心調病少延頑生隨分竭力於一事務之末則
鞠躬盡瘁不避顛仆銘感圖報庶畢其志願矣不
勝祈號殞絕之至取 進止

乞遶吏曹判書劄 乙未二月

伏以臣本一無狀罪人謬蒙收擢抑情從政不獲
固辭憂惶成疾瘵廢職事悶嘿請告反承 嚴教
天高地厚自處益難痛迫心腸感感遑遑敢冒
嚴宸呼籲危惴伏願 聖慈少加憐察臣積罪貽
禍又遭不幸既乖常經無所裨補每出入類若無

漢陽先生集卷三 十一
所容豈忍於此強令叨據要地重為清朝之羞辱乎夫銓衡之長專管用人當此危難所關尤重其必專一心者廣加詢訪以備進退然後臨庶政施其權度而無誤舉之患且軍中之事統理行伍自非刻心費慮提撕整頓則難望其有濟二者固不可兼且為也雖使才器勝人者在平時當之猶懼其不堪臣以鴛劣之資罹荼毒之苦哀笑之中乃敢抗顏勉作欲為之無察自速顛仆而已終何益於國哉臣近日或進都監董率即僚料理煩瑣不

暇他及而本曹又請入政廳意緒荒亂聞見阻礙一官之闕茫然思塞窘態難狀如是忝竊職名其不為笑罔乎上年臣待罪兵曹旬管都監之事兵曹與都監乃是一體掌兵之地通融察理頗無所妨而顧臣智慮短淺規為疏拙每以不及周旋為悶况於今日漸病已深而混責以政柄軍務之重職隆事殷兩不相近心勞念分左右牽掣必卒無所成從前控免一任者誠出於事勢之不得已也隙駟流邁春露漸濡情私所發自不能制病痼心

肝虛敗日劇精魂如喪筋力不支自奉 明旨殞
越維谷罪大勢迫不知死所仰惟 天地父母曲
為 體諒或俯問大臣亟賜裁處以全公私不勝
祈懇取 進止

乞免新授兼 經筵劄

伏以臣衰麻在身情痛塞背胃乾 謬命迫感未
死至今竊據銓地誠非始慮所及恤皇皇負罪
難容每一念及心摧淚迸人事茫昧恍然若病狂
之為頃蒙 溫諭不敢累累以私悃塵瀆而願臣

罔極之懷無晷刻小寬私自哽咽舉顏無地不意
前政又承兼 經筵之 命驚惶震惕罔知其故
臣縷命苟存不暇及外事而近因 嚴教敦迫強
委重任訓練都監旬當些少而精力耗敗本曹之
務則瘵曠不治全推僚席已數月矣從前控免一
任實在諒恕本職猶尚如此又加兼責以他不近
之任耶竊念侍講之官非奔走效力之比研思積
誠啓沃 聖聰地清而望峻自非安定心慮紬繹
文學則類舌應對且不如人安敢一日冒居乎見

今聖明銳意重恢之治頻御 經筵求聞至論
臣乃於此時虛帶職名羞辱 朝廷旅進入侍亦
有拘礙妨公害私莫此為甚 宣麻已下決不可
叨受退伏煎悶惟待 誅譴伏乞 聖慈曲加
體念亟適新授無職使得盡瘁於一事務之末不
勝幸甚取 進止

傳曰經筵非他任之比入侍頻見最好不可辭也

第二劄

伏以臣將不可冒魚 經筵事情祈懇通免未蒙

俞允痛悶惶駭益難自措竊恐 睿鑑於此或
未加體諒而臣之難忝此任實迫於事勢之不得
已敢又泣血呼籲伏願 聖明憐察臣以負罪餘
喘抑情從政玷辱名器傷毀喪紀摧心靦顏不獲
死所入則攀呼几筵恍然墮絕出則對人感感情
悃逼塞曠廢官事而虛帶銓曹職名徒積罪戾日
招唾點止此一事已為十分狼狽不意新授之
命又降於千萬慮之外非但臣於衰麻悲哭之
中撫躬震惕允在瞻聆必增指斥豈可不諒至痛

而強為之迫就乎臣之私情不可盡陳惟以目前
之難處者言之訓練都監句當煩擾若不董率即
僚逐日坐堂則軍中百事未免弛緩近日頻數有
政而多不得往叅者蓋以此也如或承命而卒
然入政廳則心志荒亂商量不預揣摩政案不成
模樣今有經筵廳下吏以入侍當次來告欲撥
廢都監事務循例入講則顛錯苟且不特如吏曹
之政廳而已念慮不專不一窺文義而號為經
筵廳堂上挾冊出入殿門夫豈有是例哉况素服

戚容隨旅進見日近耿光誠非事理之宜當而
罪人之所安心者目今宰列不虞耆舊亦多豈無
他人而偏委罪人以不近職任耶頃者臣既以特
進官啓下苟有所懷欲為陳達者則不患無入
侍之便何必待兼帶經筵官然後乃可頻被引
接裁久乘宣麻連日稽謝憂煎迫感只俟嚴
譴仰惟天地父母叅詳情勢速賜裁處以便公
私不勝至幸取進止

第三劄

漢書卷之三十一
伏以臣於新授兼職決難冒就迫感狼狽再瀆
宸嚴而批章又下不準所辭至痛至悶無以自釋
號天叩地狂走不得復犯萬死罄竭危懼唯冀
聖明矜情恕罪臣以未死罪人遭際不幸非金革
之事而變服從政竊匪據之地而重辱誤 恩自
見除目震悸靡定違夜終晷漸發心疾若有毫分
可以勉受則何敢棄 命稽慢自陷誅戮至此而
不知止乎夫委置 宣麻違禮越分人臣莫大之
罪今乃坐而為是 譴罰是甘其情固戚矣竊念

君之使臣當通其情義使之各安其所而無有不
敢盡之歎况起復之人異乎平時其不可強為者
亦宜蚤賜裁處曲從其欲以濟公私誠不可抑而
命之唯其令之從而量可否有若束縛馳驟為
也且人之制事唯在一心方寸若亂百為無資今
臣五內如喪不能晷刻自寧而欲黽勉於官事前
迷後塞左顛右倒只待一朝漸盡乃已豈忍於此
又疊授以不堪不近之任耶臣心慮焦煎殞眩成
病出謝一節過日為障都監諸務亦失趁時出察

席藁私室唯俟斧鉞之至伏乞 聖慈小加 體
憐亟命適改以遂至願惶怖窮阨不知所裁取
進止

傳曰適差

乞適兵曹判書劄 丙申

伏以臣積釁餘生蒙 恩再造狗馬病重不任驅
策抗章控辭只俟 嚴譴伏承 溫諭懇至又令
劑送藥物臣之獲戾曠官已近兩月適慢 君命
罪在不赦曲紆 聖念過軫慈愛斥罰不加眷顧

愈隆臣誠何人當此異數感刻流涕不知所達臣
本愚劣駑緩以才以器一無可觀謬蒙 聖朝陶
甄獎拔弱年驟陞叨據重任沐浴殊渥無有臣比
福過灾生理所固然遭罹凶禍僅延頑喘孽厄益
重被汚凶口此由小器易滿涯分踰溢自速顛覆
死亦何尤加之積傷為祟賤疾連發至痛內鑠中
氣虛損暴下頻數血瀉未已精神昏迷筋力漸乏
臣常自語口物極其量則損敗立至况乎如瓶甕
之淺枿蘖之弱不計而受重寄焉獲過情之名貪

不賞之寵則不為造物之深忌而神鬼之所共議者鮮矣固灾禍之自外至者無非人所自召而濫息誤寵日加於身以重其非議則是猶挹水而注將傾之危其害不既甚乎臣前後不量材力銛取寵祿荐招災孽幾陷不測倘微 聖鑑拯濟而曲全之則豈保有今日哉臣罪日深 聖眷無替乃今非常之恩又及自訟之時驚悚震惕益靡所措念惟昆虫草木之微無以報天地生成之渥一息尚存何敢自惜第臣自棄情以來唯知感激知遇

不揆事勢任其愆愚貽誤國事得罪倫紀名器玷過咎山積人非鬼責在今交劇勢將如火如水必底於焚溺亾滅而後已則至此而 聖明雖欲救活其可得乎臣情悶與事勢相刺節節愈劇感感難行雖已下燭其一二矣勉之以不可仍冒之地施之以不敢承當之恩匪榮伊災坐見顛覆夫既試矣又寵命之以益其狼狽臣實自悶之不暇而恐為 聖明累也臣鬱抑焦煎如狂如醉心熱極熾無以自處倘蒙 聖慈憐情察勢亟解臣機

務之重預為保全微命之地則他日赴湯蹈火無
非臣死所而設令臣之亡母有靈亦必感泣於泉
下而圖結草之報矣臣不勝感激懇迫之至取
進止

答曰觀前後辭章非不知其誠懇第無可適之義
而予實惜其卿一舉足而區區粗成之事望風尾
解誰復收拾司馬之長斷未可適豈為卿而已哉
况今本曹亞卿將副體察於嶺南此豈卿不顧國
事惟徇私情至於固滯連章不已之時乎卿宜放

心體奉前旨速出就職以察機務

辭新授右議政疏 戊戌

前行吏曹判書臣李德馨云云伏以臣近緣積傷
深重抱疾眩仆不克察接伴之任有日矣本月二
十二日有上相之命而謬恩及臣臣自見除
目以來且驚且恠且悶且懼跼蹐尚况久益靡定
竊念臣弱年筮仕驟致崇班叨沐盛渥才無裨
補自顧平生為一介不幸人涯分踰溢必速顛覆
豈料今日忝辱大拜虧損國體增益灾咎若是

其狼狽哉不但臣心內悸不寧凡在聞問莫不為
臣憂其必衆情同駭公議終不舍矣嗟伏以待尚
未有聞昨承 嚴教以經理接應方急著臣速出
任臣於是尤極惶恐隕越不知所處夫人主之職
莫大於論相相臣之進退賢否而國家之安危係
焉雖泰平之時其疇咨登庸極其難慎苟不得人
不必備負誠以庶民具瞻百責所萃器小則用不
周德薄則人不服與其輕舉虛授而致後悔莫如
姑闕之為愈耳歷代不暇論觀乎 祖宗朝已事

亦可驗矣况今喪亂已亟 國勢日危旁求俊才
猶患難救顧乃不計其人器不問其年德循資例
舉若填補庶官其竟見償敗也決矣臣受 恩深
厚誠不惜一死唯為 國事竊自痛悶臣氣質才
力素不如人當繁而不耐臨急而不辦其局於稟
受者固淺小矣少進名途培養全乏遭罹憂患勉
起視事精神耗棄計慮昏塞且於吏事典章尤不
甚諳鍊或後之煩務質之大議則茫昧而失酬答
無論其他即目前所需已難據於震撼擊撞之地

矣以此而責之扶顛以此而責之救時以此而責之經邦國天下有是事乎天下有是事乎古之時人才興起而夙成者多矣猶且四十彊仕至漢舉孝廉也亦以此為限必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蓋年疆然後經歷多經歷多然後遇事不窘既無其德年又不逮則使之服官政而名器已羞矣朝廷已輕矣矧可以相職苟命如備官乎哉今臣年僅三十有八而環顧于身無一狀過人者先著年簪宰而超進匪據人之視之必歎然臣亦何心

能強顏於百僚之上而自安乎臣一膺謬除而相職不尊重相不尊重而朝著紀綱無所維繫則其貽損於堂陛者夫豈少哉倘聖念體諒于此則亦必為之矧然而臣之危懼可以畢矣艱虞溢目未知攸濟歎後作相時事可知伏望天地父母曲憐臣之至情其異乎例讓亟改新授職名曲全始終則他日赴湯蹈火皆臣效死報恩之地矣臣無任惶悶懇迫之至謹昧死以聞

乞遄左議政劄 己亥三月

伏以臣於 國事方急之時調病曠職已經累日
事勢相掣自處益難周章惶悶不知所出即聞經
理衙門著臣往東道督糧而朝廷準其言此則臣
之前劄所謂軍門欲遣黎通判臣知事者近日各
衙門因劉將構陷便謂臣厭薄天兵欲令撤回不
肯供給軍門經理前多以是為詐者而上司信其
說終有此舉日後留兵三萬若終減不得而使臣
辦糧則其責不特止於臣之一身而已頃日麻提
督謂通事朴大根曰劉某甚奸以不測之言構陷

李某於部院衙門部院頗信之李某其知乎徐頌
往說與李某知之使為周旋初一日闕王廟焚香
約誓時西路將官多有爭功說話於軍門經理座
間提起臣名詬罵頗甚以此推之麻提督所謂不
測之說未知指何事而其輾轉益深潛肆侵潤之
說則似無所不至矣目今經理既令督糧固當速
赴衙門以聽分付而各衙門被讒說所撓既視臣
為厭薄天兵則其於呈懇小留兵也臣不宜在其
間且臣雖無狀本職係 國家輕重利害若不量

而仍據則每商議 國事彼必曰某也為議政其
論如此心便激惱不從所言其為害崇尤大豈特
一時不遜之言犯觸於君上而已臣反覆思之奔
走某任當盡其筋力至於本職則不可依舊叨冒
以重悔尤也決矣此間曲折廟堂豈盡知哉臣積
年勞傷中氣多敗昏倦煩悶日以益甚 國憂方
急未敢言病受 命之處便是死所第以本職之
難冒據如上所陳伏乞 聖慈憐愍事情亟賜滯
免以終曲全之恩臣不勝惶懼懇迫之至取 進

止

乞遼都監提調劄 庚子二月

伏以臣積傷成病輾轉深痼呻吟屏伏已逾半年
伏蒙 聖慈眷念特賜藥物感泣嗚咽不知所裁
頑痰稍減而脚氣彌甚稽息曠謝罪積逋慢不意
謬命著臣重管訓練都監 溫諭又降丁寧敦
勉益增惶悚即欲扶曳趨謝備達情悃疾作無常
僵卧數日今始來詣分義都喪無所逃死竊念鍊
兵一事職在本兵歧為別局特出於一事而其任

則宜屬之該曹都監凡百料理臣久未與聞而人之語及者或稱軍額銷燬器械蕩然糧餉竭之即吏把哨之日為事者只苟充塞責而已縻伍殘兵怨苦水深皆言都監當早罷其間雖有慷慨力於官事者亦沒奈何以此景象畢竟自頽而難更振矣今欲小加整頓必須一番費力董學即僚逐日規檢然後庶有望耳臣病根未殄冷濕纏身運臂行脚麻痺重腿或流注引痛良久就暖調攝乃得小歇苦待日暄計試針浴思都監之事勢量臣之

氣力恐孤 嚴教悶迫罔措伏乞 聖明曲諒衷

懇亟適都監提調改授他人公私幸甚臣無任惶
恐屏營之至取 進止

請令廟堂量處留兵便宜劄八月

伏以臣病痼于身頑痰冷濕秋過復緊久未從備
邊諸宰之後伏聞中朝統撤戍兵諸將啓行今之
為百姓所苦者莫甚於天兵而天兵一朝捲回其
小快於眼前則有矣日後元氣索然異症橫發則
未知 國家將何以善處耶倭賊一退南邊蕩然

而連歲無竊發之警者只是籍天兵聲勢耳今者
無他計而盡撤賊之生心侵軼在朝夕矣既無備
禦之方又乏權變之謀媿媿姑息苟度時月兵單
而益蹙糧匱而益竭若此而終稅駕於何地也竊
念對馬島密通釜山為水路咽喉其距五島日歧
島平戶薩摩等處亦不如釜山之近則馬島之於
我為害迫矣彼緣地瘠生薄素資于關市則一日
未嘗忘本國豈其邈然而無意於我乎高麗之季
倭患歷歲不絕恭讓朝朴歲嘗往討本島本朝

獻廟亦遣將往征其後許其納款賜圖書定船數
羈縻往來邊境寧謐赤子得休養生息於聖澤之
中今過二百年先王之為民而馭此夷者計固至
矣曩在戊戌冬臣跟隨天將在順天聞賊兵退安
意 國家於對馬島終難絕矣但壬辰兵起本島
為嚮導必我天兵盛集聲罪示威然後庶有所徵
徵而縻之則得於處事之權矣用是冒進所懷仍
具揭於天將會黃慎亦為此陳疏而廷議不同務
在持重遂致差失事機良可歎也數年以來朝家

規畫尚無定計紛紛漫漫消費光陰言及防備俱
曰無可為矣精神不強肢體日解折衝禦侮未聞
其責至於欲說計而緩禍者即云時議方以此為
非難可行噫安危存亡機關至大不早決處坐待噬
臍儻邊上有警而內地瓦解則此時始定論議而
能捍禦乎賊酋既死舉兵再來非臣淺慮所及若
馬島之倭撐駕數十艇出沒視我則必以乞和之
得不得而決矣此乃近睫之火迫膚之災其可忍
乎今若國亾而此事不可行則已矣儻機過而始

講或既動而後我反欲行計則操縱伸縮益出乎
彼賊而羞悔甚矣亟宜決定主意以為方便且如
為之當聞奏 天朝奉旨乃行詳陳此賊形勢及
先王為民開市天將遣使退賊近日賊之累遣使
乞和曲折一一明白敷奏 天朝仍請留一技水
兵圖完此事使許和之令出於天將或責刷還被
擄人自效其誠量定約條以中其心則南邊之事
庶有歸宿且遣使退賊雖天將所諱而許款緩兵
之舉實其外為大言而內深欲者善辭而達之

天朝天朝亦必以此計為不得已豈不為區處乎
臣又聞遼左地方妖賊竊起至於擄殺官兵還鎮
待變不待偵探其勢已可知矣木折則諸虫生人
病則百疾發茲者民怨日極兵備蕩然國有大恤
征繇稠疊則厄會之來誠有不可知者合永之前
未及勦滅橫潰之患出於不意則雖有智者亦難
猝為我國謀矣近觀天將處事亦多可疑以奴倭
為正成以要時羅為大將瞞奏 天聽告廟獻俘
則邊上實情之得達於 朝廷安可必乎彼將官

雖諱之不言本國既有聞則轉奏固無嫌焉今當
以西路之流聞而騷動者為辭曰小賊猖狂嘯聚
於山谷間當即銷滅矣茅禍生所忽預備無患小
邦八年兵火之餘蕭然無禦敵之力而平安一路
接連遼左地界形險多可據儻此賊迫於 天威
跳入本國竊據山谿潛通虜酋相煽而起則久逋
天誅為禍深矣今善後官兵蒙 旨既撤乞以此
兵留鎮義州定州等處以備不虞或乘時挾擊允
為萬全而小邦亦資賴以圖效云則 天朝亦不

以為非無事則先撤有變則姑過冬而撤豈非幸乎深恐天兵一撤則此等事欲講而無所及矣請令廟堂欲為酌量毋貽後悔不勝幸甚臣病久神昏辭不盡意無任憂悶懇涸之至取 進止

又

伏以臣連日病不得趨 召廟堂定筭莫之與聞猶念 國事至急苟有所懷義當自盡茲敢瀆陳瞽說以備採擇伏見賊退之後未聞有善後之事而多留累萬兵勞擾困民人情厭苦且 中朝大

官留城中一年本國無一人繾綣通情意者將卒之慣聽見者只是愚氓厭苦之辭色耳於是不善其辭命使彼節節致疑而文報於內庭各衙門其致有未安之語而統撤戍兵者固也得此之後又未能決定國家大計痛快商略於在此諸大官初欲請千兵留守旋答以不敢而到今又欲尋前說而陳奏彼諸大官其以國議何如耶發給月糧中朝既以為難矣而本國萬無辦此之勢請千之舉誠出於悶迫無計而不得已也茅 中朝事體

寬大不如小邦之屑屑爭細節臣竊恐此一舉被
咄於中朝而終不成也官兵每一名一朔折直
一兩五錢鹽菜九錢以此統算則千兵一年折直
鹽菜銀計有二萬六千有奇前日李提督開送定
式過半張虛數而謾我其謾我者亦必冷笑本國
請千之舉而欲試之耳倭賊之退非以戰剋乃賣
和使退而適中其欲撤之機倭之累遣使而戰其
函鋒者唯望此事有終竟耳今者無他計而卒撤
戍兵彼鎮撫之意亦必知戍兵朝撤而倭舡夕渡

海則事變又發而曩之所固諱者盡露矣欲許其
縻心必功矣特以中朝論議方峻本國拒義亦
絕故不能強焉今當急搆一咨先請于撫鎮小邦
若無天兵朝夕不保且賊累遣使乞和而窺伺天
兵進退天兵一撤而賊又托往年行間之辭來肆
哄費則八年結局將變於此機諸大人善後之功
幾墜地矣官兵累年海汛暴露耐苦復請留戍實
功不寧然其捐身應募而願樹功於異域者豈無
人乎今就水兵內抽頭留者二千留釜山陸兵內

抽願留者一千統留海岸一面協練下三道水兵
一面作聲勢以示馬島往來之倭將計就計以中
其意而或責刷還被擄人以效其誠或嚴其約條
鉤致情形則倭奴姑聽命而可冀數十年無事小
邦因以息有生聚則後舉庶可望也倘不有天兵
為援則不日潰裂而處後之無其所矣小邦方具
奏朝廷申請三千兵深慮一撤難及願小遲行期
若其餉銀則不得不并仰 天朝之惠本直及鹽
菜半項小邦當竭力周給乞以此轉達以完大局

不至貽悔云而極其懇悃則撫鎮必然之陳其窮
感悶切之意則嚴若而欲速撤之語不攻而自破
矣且此奏至迫而使行甚遲依前崔天健行例討
得撥馬五六疋賫持經理火牌前去則數十日可
達若不別揀處之銷得虛議嗟何及矣且馬島之
於我譬如切近鄰比之家豈有永絕不通之理平
調信乃蕃浦倭奴之產兒狡而有計實行長義智
之謀主也故臣常以為日本可絕而馬島不可絕
昔倭之在釜營而沈遊擊遣沈懋時商和事於我

也賊方據我境而我無重兵在其後乃欲以三寸舌苟且繡縫其策踈矣臣累折其議大被詬辱此時則與前異難以一槩論矣不及此會善為之圖因仍諱過為彼為我則後悔大矣但今之留兵奏內如及此事則又有一慮焉天朝論議方為二歧其間或惹起他議互有異同則請留之事恐未即決今姑專為留兵陳奏而許縻之事則先咨於撫鎮衙門隨後聞奏似為宜當臣本迂賤無所知眈目見安危所關區區不敢隱嘿乞下廟堂更議

施行臣無任惶恐憂悶之至取進止

乞遄領議政劄

壬寅十一月

伏以臣有狗馬之疾甚痼而緊乞告退伏踰一月矣伏蒙聖恩許遄兼帶體察之任再諭以安心調理臣誠惶懼感激欲暈勉扶曳以謝恩命而所患諸症積傷乃發痰氣凝結成塊有同蘆蓀多般用藥猶未消減今又流轉臍腹下煩脹不堪少進食飲關藹不利率多嘔吐便旋觸寒輒患拘急必屢暖熨今汗頻瀉肢體小舒得如平人若遇

冷氣厥遍身湊理脂膜內覺有寒膠急寢之狀而
肩背胸脇尤為引痛人皆知臣病狀但謂臣年齡
不甚衰邁為可耐病耳以如此之症當寒沍之時
久帶職名廢事自養煎憂抱悶坐俟 嚴譴不意
又蒙遣史官敦諭戰灼隕越不知所出伏念人臣
筋力有不逮於就列則不免請告者勢固然矣第
近年以來朝無紀綱人循自便居官以避事閑度
自為得計引告則就舍擇便唯在任意加以進退
出入或有不省已而循外之弊故章交政院未必

皆是實病蓋 朝廷不嚴公議喪廢致至此耳臣
每接朝報不勝寒心今乃以無狀冒居班首豈甘
愬於國事反欲自適而效此習乎哉然而在告累
旬事與心乖癯曠百責俱萃之地益滋庶官怠慢
之風則臣之帶職調病於是有大咎矣在職愈久
咎愈積仰屋痛吁私切惕息心焉得安病焉得調
往在己亥年臣曾患此病用藥四五朔始得差復
其時累蒙 謬命終不得超出迄猶竦然茲者病
之重發甚於往年雖欲奔趨力實不能假令勉起

拜命而竟不得供仕一出還龜螿則尚安心首揆
之坐每為臣養病之所乎臣之情事實為悶蹙狼
狽臣受 恩深厚效死自誓避事巧免臣之素恥
今之為此辭准以病根深重三冬治療然後庶及
他日驅策之地此所仰首呼籲而終冀其曲體者
也臣俟病稍歇今日明日延時歷旬病猶無減罪
益難遁伏願 聖慈憐察微臣情悶亟遞本職以
全國事以警怠官以延微喘公私至幸臣無任惶
恐切迫祈懇之至取 進止

答曰省劄在增缺然今國事莫能收拾危如春雪
此正大臣鞠躬盡瘁之時豈引疾求退之日乎卿
宏材碩德方切倚毗以安社稷攘夷狄盡忠國家
為意無妄之疾自當有喜即為調理出仕是予至
願

辭錄勳劄

伏以臣疾病連綿情私切迫二者俱難據本職而
辭不獲命扶曳就列會數日以來重經霍亂眩憊
萎甫未遑以私事陳懇不意今者伏蒙 命召會

漢陽先生集卷三 三十一
勘諸勲臣於此常有所大不安者敢瀆 聰聽伏
願 聖慈垂察焉凡錄勲之舉至重至嚴記功鍾
鼎盟諸帶礪豈可苟為哉驅退寇賊恢復疆土都
在天兵之力其所以得此於 天朝者無非 聖
明數十年事大之誠有以上格皇天耳本國群臣
倉黃之時貽憂君父借力 天朝無一自為出力
以伸主辱而洒國恥有何功績可以當此舉哉河
朔討賊之將只被進爵奉天扈駕之臣未聞錄勲
而無功受報今乃如此獨以羈的之勞而登名于

勲府縱 聖恩優於待下諸人自顧其得安乎臣
之情事則視諸人尤歛焉今之磨勘此勲者以
啓下單子為準而臣名不在於此焉以自京至義
州扈從為限而臣為諭賊而出追到平壤則不及
於是限焉以請兵為諉則臣異於赴京之人以從
征論則臣異於征倭之將前後左右無一可錄而
往年李恒福錯有陳啓其後又有希功之徒妄相
唱說以為大兵之出實由於某之首請至舉 皇
勅傳示於人臣不勝瞿然慙然其時告急 天朝

者先後甚多臣之一為奔告尚何論哉况今因公
出使而追到於平壤者盡不見錄而臣獨與焉雖
無廉恥寧能晏然而已乎臣身抱嫵如此故議擬
之際亦難有所可否亦其情勢然也伏乞 聖慈
特賜體諒 命鑄徃日元勲 啓辭減去臣姓名
於議勲之列以安愚分不勝至幸取 進止

答曰謙則至矣然錄勲大事不可曰辭進退宜勿辭

乞適領議政劄

甲辰

伏以臣情痛靡定身病轉加退伏私室閔感同措

具章乞斥未蒙 俞允自承 命調理之後感激
惶悚擬待症勢小歇勉趨詣以謝至恩悲痛內
鑠風寒外積今日明日病又添劇欲扶曳出戶而
勢有未能欲引告調攝則義所不安憂煎狼狽無
地自處竊敢瀝血再辭以冀 聖慈憐察焉臣素
以庸陋受 恩大隆無所裨益過叨名器母病于
中路身縻職事不早歸將終失面訣喪纔過成服
棄情命下卒矣未幾乃從墨衰每當霜露之變愴
焉怵焉尤切疚懷自視為天地間罪人加以慶事

不審而貽遷屠之憂其擾動體魄於十年之餘而
攀攏再號臣何以為懷哉驚悸推墮有同喪性今
過旬日尚爾夜不安寢食不知味如狂如醉委頓
床席且臣舊患痰痛人所共虞而動心遑遑連夜
敦事因致右臂屈伸處全然不仁背脇之間有物
拘引痛作不堪蓋積傷既深難望易瘳事勢如此
而晏然仍帶重職種種罪戾豈能盡達災變甚慘
而未即乞免機務可慮而久廢參聞 上候有愆
而尚稽造朝 召命再及而不得趨赴戰慄流涕

不知死所伏願 天地父母曲加體諒亟遣臣本
職以便公務以全微喘至願至幸臣無任惶悶切
迫之至取 進止

第二劄

伏以臣負罪抱病悶感苟度再達危惘伏蒙 溫
諭感泣惶懼益難自措擬待少痊扶曳出謝顧臣
病勢轉加無減頃又連日吐血無筭眩暈委愆精
神筋骸尤不收拾恍恍如夢中之人臂脇酸痛處
彌留添劇至於卧起之間拘引作梗飲食之際匙

筋倩人臣此病則已始於去冬眼藥未幾就喪號
痛焦心廢食觸冒霜雪仍致傷損內積患症日發
上氣益多真元全耗欲治痰痛則鬱熱尤盛少感
爽冷則所患輒增此醫之審臣病者無不為臣憂
矣目今 聖候未寧群下之情不勝悶慮春汛已
迫邊防策應事機甚急臣之無狀職忝首揆久伏
床席罪無逃死豈得一刻自安於心哉大槩人之
所以酬酢為變者猶在心之主宰而臣心氣重傷
如狂如醉人事昏昏前應後失雖欲出謀發慮有

所籌策而其勢難矣况臣病勢漸痼筋力所及亦
難奔走就列如上所陳區區犬馬之情徒切墮涕
而已伏望 聖慈俯加 憐察亟遣臣本職曲全
終始以便公私臣無任惶感悶迫之至取 進止

請遄領相汰勲籍劄

伏以錄勲一事磨勘失宜輿議重激固其所也臣
於此時居大臣之首而忝應削之勲抱嫌誤事不
一而足使國家重大之舉有歉於公議經歷年歲
勘定無期臣之罪誠大矣今此臺諫所 啓孰有

不以為公議者哉但聞其中論亦或過本情而瞻聽所及大有未安者不得不陳違事實非敢為與公論爭辨也扈從之勲往年幾盡議勘而猶未及於征倭之類及臣冒此任之後竊見以扈從為彌而非終始扈從者既錄於辛丑已勘之列則歧以為兩勲其數尤濫矣且無非宣力於倉卒者約以一之為便曾於筵中安達所懷而都監稟議定號時擬議於此功者俱以為朔運之彌甚重下人及一時效勞者并難參矣或不無私議及屢經稟定

見錄太夥則外人反以為朔運無定名故濫錄多焉臣之當初安 啓終乃與本意相背且臣坐嬾中不能議勘無欠則得罪於人議者固已多矣去年秋因臺諫 啓辭有削去王子之教屢稟始定眾議又以為申點為請天兵李元翼多宣力於順安今因傳教而此人等盡削則甚乖於國家記勲之意此言誠是矣但語及請兵宣力則臣自嬾不暇而群議欲隨後稟定會 上候未寧蹉過數月繼以臣移厝母墳奔走于外其遷退之久者亦由

臣而致然今外人或言合勲彌而遷退者乃大臣
自為之地云臣之情事前後四劄盡矣固不敢更
為煩瀆茅被斥如此其敢曰我不疚矣而晏然於
重任乎至於假托上命箝制人口乃無狀權奸之
態若此為罪則恐罪不稱情也君上有失舉而臺
諫論之宰相誤國事而臺諫斥之固其職耳大槩
臺諫有臺諫風采大臣有大臣體面無功有濫錄
者指名而論之可也大臣有所失誤則亦據實而
劾之可也今因公事間矇矓重斥無所不至為大

臣者其可以自安乎臣自經變喪病不離身痰眩
臂痛尤為緊重跽伏床席昏憊苟度當此國事危
急之時勢難仍忝本職重貽瘵曠之罪伏乞 聖
慈曲加 矜憐亟賜通免一從公論請汰勲籍以
便公私臣無任惶恐竦息之至取 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宏度偉量推許公論之本意今
茲錄勲不幸紛紛然其磨勘非卿一人之所自為
則於卿固無所損但臺諫者人主之耳目而紀綱
之所在也夫人之精神畢聚於耳目而紀綱者一

身之血脉也有志於養生者於此焉苟不善養則必有痰厥之病或致中風之候甚可慮也臺諫其職以言責為任其氣矯激為體故其言常失於過中况我國氣習與中國不侔其間失中之言難與一一相較然人主每許優容者誠非偶然也諍臣而有敢言之風則士人有畏憚之心倘有權奸足以逆折奸萌措國家於一言之頃豈不重哉彼臺諫者前後論執必欲盡削其有功應錄之人予固惡其過論雖然因念若使權奸磨勘此勳其誰得

而出頭爭之尹元衡論功時寧有此論乎此無非卿厚德宏量有以致之其曰假托箝制者此乃偶然之語勢豈敢朦朧重斥乎有韓琦然後來跋扈之介後世未聞以韓琦為跋扈其言適足以表韓琦之忠策勳大事大臣豈可輕汰有同兒戲乎卿之心事予悉知之元首股肱相須為體喜見卿獎進臺諫故予亦吐出肝膈卿宜安心勿辭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三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四

疏劄

因求言陳弊劄 甲辰

伏以臣頃在變喪聞白虹貫日之變乃作於三光
之辰瞻聆駭慄繼而伏聞自上特命在朝正二
品以上各書啓所懷其遇變省懼延訪群策
以圖消弛者意甚盛也顧臣無狀當此艱危叨
冒匪捷目見虞機萬端災異層出不能發一謀獻
一策以裨聖上側身應天之實若脩舉故事斥

免曠職以答 天戒則臣固為其首矣仰陳所懷
將為用哉兼又聖候未寧久廢 御朝犬馬之情
大為憂戀未遑毛舉細事煩瀆 聰聽今始畧攝
愚悃以備 聖明裁擇焉竊伏惟念人之一身氣
之所保者神與精而百病皆屬於心理之固有者
仁與義而七情皆蕩于心心一太極也血氣與仁
義一陰陽也四時萬物俱備於我參為三才與天
地並立大小雖殊一氣無間况首出庶物 體允建
極 言動與休咎相應則 攝養之道誠不可不

慎也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而諸血屬焉肺者傳
相之官治節出而諸氣屬焉水火相濟然後經脉
不差而得天行之度仁為春生義為秋殺喜怒哀樂
必致其中和然後配乎天地而建位育之功其要
不過以理養其氣善養而無害而已衛生養性其
法豈異哉故君子動息節宣操存省察内外交養
無一撓損程伊川以筋骨無減為學問之得力朱
子以存心養性為治病之要務此可驗矣古人云
上醫療心庸醫療疾欲治其疾先平其心蓋心者

活物鬱則生病所大患者念慮也惡念易省浮念
難治夫以司馬光之誠意而患思慮紛亂達朝不
寐况於萬機之煩燕閑之中其保養之方豈
與在下者比哉今玉候在調攝之中已累月矣
醫局朝夕改藥竊恐藥過於末疾而損真氣也伏願
願神省慮涵虛養靜勿急於速効勿忽於
少愈但念古人存心療病之方時引老醫與儒
士講究至論宣暢堙鬱亦一助也且快口之物好
而戒其必傷利病之說苦而求其必益使神氣

長旺風邪自退以為宋社千萬歲之慶此中外
之至望也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此
泰之所以為治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
交而天下無邦此否之所以為亂也君心不下逮
民情不上通則有邦而與無邦同其不為可畏耶
自近年以來下情不通稍涉觸忤互事忌諱在庭
雖或有竊議者莫敢論辨上聞此皆由疑阻之
致天下之患莫大於畜疑而相賊彼小人之欲害
人國家者因而伺間抵隙無不為矣往者有臺官

峻辭斥論 王子及 嚴教一下倡論者自辨得
免同參者及罹 譴責至今閭巷有改供招臺諫
之議臣竊痛言官處事躁妄又念 王言一布遠
通俱駭曾於登 對之時暫 達愚悃之所未安
者繼論臺諫亦當慎擇言雖未悉慮固有在其後
又聞外間人因當初 傳教有盡去君之子之辭
漸相疑惑沮喪私功讒議莫敢出一言此不過一
鄙夫之失而其害屢轉深痼無非上下疑阻之故
也此雖已事所關非細倘有甚於此者而積疑益

深則寧不為 國家之大患耶頃又曰柳船獄事
聖教極嚴舉朝震駭柳船之事臣誠不敢論彼遠
良傑則事體異於柳船矣良傑有何利於己而敢
生謀害之心哉良傑若死則小民愚迷乃謂老將
因捕賊而被禍群盜增氣傷損甚大國人舉切嗟
痛大臣與言責之官無一以 國體登聞者此皆
積疑慮之漸也子之於父母內懷未安而語口不
以告則豈不乖於愛親之道乎臣竊傷之他人不
敢言而臣又結舌則是舉朝負 聖明也將擬冒

死陳 達而獄事未竟不能無俗媿趙趙姑止會
聖度天大特 賜寬貸若非出於 恩命則杖斃
獄中而無敢言者矣此猶不言其有大於此者又
肯隨事獻替而發口論乎凡有可言關國家大體
者大臣曰勢難不敢言臺諫曰勢難不敢言諸
宰相曰此事若論之必激 天怒各忘其所職而
但占便利則士大夫之愛 君父不亦薄乎抑士
大夫庶民之所則傲也既居高位則不可與細民
爭利公儀子為魯相拔園葵斷婦織恥與賤人爭

志競勸而百事由我之所欲為矣抑世道曰頽
國事曰非者皆是士大夫之罪而偏私為害政之
本公則一讎怨大和私則萬殊骨肉乖矣自朝紳
携貳之後百病皆由此而發焉所惡官爵不顧義
理所爭同異不恤是非排擊相勝勇如賁育捨便
察職惴惴病恟以至於近日而名器之辱極矣既
無法守以利濟私利之所在徇身不恥自保者以
攀附為得計避事者以引告為常道遂使 至尊
獨憂 廟社 乾剛高運眇視朝列乃以國事讓

之無奈何之地臣每念及此不覺流涕進賢退邪
士之常談但權度少差則辨別或偏君子小人既
無標識何以能辨任直以行者言多不甘伺意要
寵者自計極密不察其心但觀其迹則用舍不倒
置者鮮矣夫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人爲廋哉深察其意之所從心之所存而參驗于
行事則忠邪雖雜然吾前而情偽豈終掩哉仲虺
告湯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言中者民性之本
聖人以一身爲民之極使望而趨之皆歸於中也箕

子告武王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唯
皇作極又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
平平無反無側王道平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
庶民與有位之人無邪黨私比者惟君爲之極而
使有所取正耳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於心也偏
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也上之人立極布令則
下之人不敢徇其已私棄其傾邪狹小之念遠乎
廣大公平之域豈不休哉然則其痛革積弊丕變
時習亦有道矣稽之於易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以

漢書卷之九十四
八
同人同人者乃天下大同之道也不以私暱而取
于遠外則大公至明為能通天下之志物情之離
合事理之同異深燭明辨處得其方何險之不可
濟哉前此臣每謂必破朝臣偏黨之病然後百事
可為者區區誠出愚妄而其意則切矣伏願 聖
明以中極之標準 立乎上以同人之明健 御
乎下 陶甄一世 延攬衆材隨器任用各盡才
智 勿銜於虛偽 勿間於毀譽則官多竭節而
高能輩出土礪清論而偏黨永祛自 朝廷以至

於四方無一不正民心服而天意順又何怨怒災
異之足憂乎方今人皆以備軍實禦外賊為急而
臣獨先及於此者特以根本在 朝廷朝廷既正
用舍得人下情畢通民怨銷息然後凡百措施可以
議矣李綱當胡虜充斥之日乃以正朝廷為先務
朝廷不正而能禦外侮者自古未之有也 君道
之大無過育材自經相軋朝無完人譬如材木必
培養然後棟椽楹杙各得其用而室屋成焉今不
務培養互事摧壞則匠之所資其與有幾一世人

材僅足為一世之需而瓜分豆裂盡入於指目欲
收用別人而別人又皆收取之餘未必勝於舊矣
朝論翻覆往年尤甚紛拏橫議力戰君父一番
變軸所傷漸多鬪罵之言豈出於公前後被痼固
非一人其間不無是非輕重之可議第揆局已錯
雖有其失豈可偏責乎天道累變人情久鬱倘蒙
滌瑕蕩垢以備驅策則報効必加勉於人矣比見
銓曹當郡府一稟議擬艱之收才罪籍古有其事倘
以此言唯為公而發則特命詢之他大臣

酌量收用庶合於宥過器使之道也且人有積冤
感傷和氣一孝婦之死能致三年之旱而況於冤
死之非一乎己丑逆變出於縉紳奸人樂禍臨宰
求逞如金憑之無妄亦為白惟咸構死以此推之
乘時憑籍擠陷濫刑之狀他可見矣其與冤賊相
親通問而並罹慘禍者亦多有之夫毫髮參謀則
誅九族而猶輕情犯可怒則陷一死而亦冤其身
雖已死而其冤亦可議也崔永慶兄弟既為快蒙
昭雪而一時冤死者獨不霑雨露之澤其亦足

以傷和氣召天災矣當日之事在朝多欲言者只
以事涉重大莫敢先發 特命有司通查其時究
死之人詢諸廷議參酌伸理以施 恩渥實 聖
代之美事也目今民怨方極邊釁可虞變通之方
防備之策其可言者固多矣而臣病昏識迂難以
率爾盡 達且不敢舍其重且大者而先及於
事為之末謹以 護攝聖躬 關通下情惓
惓於 聖明言雖朴野悉出心肝如蒙 採
擇則臣死而無所憾矣臣不勝惶恐激切之至取

進止

陳 新政劄 戊申

伏以臣本庸陋蒙被 先王渥恩二十有九年生
成之惠報答無路誓以一死徇 國家之急此臣
之素所蓄積也 弓劍忽遺攀踊同極而 殿下
以重鼎繼照 御極當天萬物咸新欣若更生臣
之慙愚思欲以未及報於 先王者移効於 殿
下以畢其送往事居之至悃豈有量哉茹哀銜感
夙夜耿耿適曰狗馬疾急委頓不起廢仕移告只

漢陽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十一
俟 嚴謹乃蒙 天地至仁 曲加軫念既降
溫諭繼以醫藥感激惶恐涕淚自零抑臣所患發
於積傷寒熱交戰逐日無減大獄方殷久闕參鞫
庶藁私室無所逃死伏見二十二日下政院之
教心魂駭喪隕越同措即欲扶曳俟罪瘡痛方苦
震悼沉眩益以靡定龜勉而作既失趨謝有懷含
默又乖無隱則從前願忠之志進退無所據矣茲
敢力疾剗肝以 達其一二伏願 聖明垂察焉
前在 大行大王外選之時臣等承 命入 御

寢衣見正終受遺之義嚴哉明白欽服而退在外
廷聞或有過慮之說竊自訝焉及乎 扈衛久不
撤而外間頗疑臨海臣私謂臨海之愚悖國人所
知依順和君已例安置于外而武士交結 王子者
顯有大明律宮奴為民害者誅戮無惜先事善處
啓撤兵備何不可之有去月十四日入賓廳與領
議政李元翼等座間語及此事已而三司密 啓
命下賓廳臣意送獄必須提驗蹤迹以告者辭語
反覆鉤詰然後罪人易服而獄體成焉今三司為

告首而所論似欠詳密只以陰蓄異志四字請拿
推武將則其疎闊尤甚矣數日又以撥拾流聞措
語過重為避則是並以此四字為虛套也改捧
傳旨仍存此四字而添入他語則是引避在乎過
輕非在乎過重也其前後遷就輕重無所據如此以之
斷大獄不亦踈乎夫肆狂縱悖亂招無賴宗室武
士而作射契聚頑悍叛奴白徒而為私費多集
銳劍弓矢攘奪奴僕貨利恣行不義而歛怨於
國家其為逋逃主而招不測之說則至上年十月

而極矣苟有聞者孰不竦然但當 聖上嗣服之
初干係至親之變有難遽處而今乃敬矣數三臺
官率爾為辭前後顛倒益急於防患而未暇念於
處置也鞠獄有體處變有道惜乎駟不及舌矣此事
既發論則邇有常刑難以親私之况其類之縱吏
者得情致辟尤不可少緩第肆之平日為事者徇
馬玩好也貢物防納也射獵遊燕也以三子之尊
有要於此而請一見則宗室武弁無知無識者誰
不以一見肆面為榮幸而樂赴哉若此之人則未

必盡為參知逆謀而辭語一逮終無以實克衡觀
之徒疑懼重足宗室武士人不自保亦可慮也且
各道投稱宮奴者其類極多今盡破家亡命倘相
聚山谷則其患非細害民之甚者題名購捕按法
訊誅以快民心其餘罪不至死者掛榜諭集毋令
以逃可也當此萌芽生長之節廷鞠久設號哭載
路人似沮除端緒已出永服應斷罪者外不緊
被逮者速命議處則舉國咸抃祝於聖德矣
伏聞肆之赴配所也自上遣中使慰問遠至喬

桐連賜饋遺肆自絕于殿下而殿下益敷天
倫之愛凡在聽聞莫不感泣往年柳船三省之獄
外庭有未安之說諸臣狼顧莫敢開口臣竊自憂
適以為事有大於此者將靡然沒一言耶乃敢冒
進妄言幾死於肆之手臣於彼時但恐舉朝愛薄
於君父耳今外間多以此獄連逮漸濫為慮而
無一人盡言臣竊恠焉抑又惟念妖邪鬼物跳踉
昏夜大陽中天盡為屏滅雖有棄暗而作陰謀者
今則破膽効死之不暇有何慮乎周成王之喪召

集諸侯兵衛甚嚴此蓋召公憇三叔之變而
布置周密以大鎮人心者若久為此舉則反以召
疑矣 行宮扈衛經月猶設非但觀瞻未安貧寒
軍卒裹飯久直或蓄怨咨毫有民怨則其損於
新政者大矣 諒賜米布以慰其勞斯速罷撤以
安衆心凡人疑則懼心萌懼心生則防患之計勝
輾轉差誤小人乘間則末流之禍終至滔天深可
懼也頃日天乃雨土兩草實兩雹又出流星白氣
之變上穹仁愛所以警告 殿下者至深功矣觀

相明堂奏有曰春興兌治則饑夏興坎治則雹禮
記月令篇亦有行令干時之失伏願 聖明深省
焉臣伏見周頌成王免喪朝廟作閔予小子之詩
其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筮在疚於乎皇考
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
止繼序思不忘成王喪畢延訪群臣作訪落之詩
其詩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父
將予就之繼維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
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成王思慕

漢陽先生文集卷中 十五
武王以圖繼述此二詩懇切反覆其意無窮深味其夙夜敬止繼序思不忘之句則成王之敬無一刻懈怠故能繼武王永世之孝事先則此敬著於陟降之時事天則此敬存於對越之際敬之一篇又述群臣之戒而深發其意內而力學於已外而求助於臣以盡其敬想其喪畢而敬如此則當喪而盡誠孝者必至矣聖人謂居喪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况帝王之孝異於匹夫疏水哭泣小禮細節非所論也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

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民此人主之孝也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薰為大和養育群生此人主之孝也承祖宗之業崇敬畏之戒惕厲終始不敢怠忽此人主之孝也斷一樹以時殺一獸以時推不忍之心而施之親親仁民愛物之間此人主之孝也敬則必孝孝則必仁以至一家興仁一國興仁皆此孝之効也大喪未經卒哭則群下所當議者唯喪禮而已山陵而已保護 聖躬而已矧在於二十七日之

前乎 殞寢未冷 哀疚方劇 彈論政事 逐日頻
繁 臣竊傷之 而况 聖明於經年嘗藥之餘 哀
太過 玉體清羸 調攝方急 假有罪闕 國家者
參酌公議 一時差等論 啓可也 今日論一人明
日論一人 又明日論一人 啓章上疏 紛沓於政
院 連惱 睿覽恐致心慮不寧 臣竊慙之 進言亦
有所宜 如先朝之失政 盡諫於 大行大王之時
則為可矣 到今言之 是不忠也 謀危請封 發語於
鄭仁弘 遠竄之日 則為可矣 到今言之 是希望也

慶事幽闇 自附効忠 則是利身而賊君也 請罪權
臣出於相識 則是前附而後賣也 凡士之患得患
失者 唯以好官爵為念 惜學幾識者 唯以隨時論
為是不計 事體不顧 廉恥不擇 是非權勢所在 蹇
裳爭赴 搏擊將作 攘臂為功 朝廷之累 因此多
矣 深恐日後 又以殺戮導 殿下者 伏願 聖明
深省 焉為治之具 莫先用 人拭目更化 所係為大
頃者 下教銓曹 勿論彼此 唯賢才是 用士無不
鼓舞 而願立於朝矣 第數年以來 時事日非 違迎

揣摩之習趨附攀結之態積痼難醫倘非 乾剛
夬斷痛革前弊則情偽易眩偏黨難祛挈矩而得
其平豈不難哉且樸直盡忠者其言易厭便佞多
才者其言易合用舍倒置例由於此必須世之人
主明觀公聽使輿論無壅端本清源使邪徑不開
天君湛然鑑明水止臨下觸物不爽毫髮然後擇
言於逆心遜志之間求諸道而逆者是忠也進之親
之求諸非道而遜者是佞也斥之遠之正大光明
者是君子也引而用之回互隱伏者是小人也察

而退之好惡定於上而趨向變於下則正直登庸
諂諛遠屏朝著自清嘉言罔攸伏矣虞舜明目達
聰九官相讓周文灼知克見庶常吉士伏願 聖
明深省焉古之帝王教養世子傳輔之德義師教
之道訓保保其身體教喻其德而仁孝禮義之道
得矣安護其身而容貌詞氣之養正矣於是又選
端士正人博聞有道術者使與世子居處出入日
見正事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其從容導迪浸漬涵
暢變化氣質養成德性蓋如此故教得而左右正

則國本正國本正而治平之基業著矣三代教喻
之方卓乎不可尚已粵自我朝 仁廟為東宮
中廟特選李彥迪等以為輔導之任講論啓沃至
今以為美談此 殿下家法之所宜監者也曩者
聖教特下首擢林下之士繼拔李基高破格除拜
臺官噫 殿下此心足以為三代之治矣推此心
而得人以任之何事不可濟哉天眷東方億萬年
之洪業 東宮生有異質玉度金相岐嶷夙成自
受丹以來中外延頸歸心歡傳遠邇翕然嚮服太

平之祥已兆於此此實 宗社無疆之福此實臣
民難遇之慶 殿下有此附托顧何憂哉第春秋
方弱輔導為急習慣少成宜擇所與若太公望之
不與鮑魚恐養以非禮疏廣之却外家監護不以
私示天下皆可為取法者也臣每念 聖上在儲
宮春坊僚屬銓曹全不慎擇廉鄙冗雜欲引進於
三司者輒先試于此以為通華貫之路翊衛之官
亦不問人物但觀私囑以為宰相子弟發軔之地
臣竊痛焉今小陽重明中外係望唯慮輔導之官

未盡其所職自今宮僚除拜宜勿循流例妙簡一時知學有行義之人以任輔導若祖宗朝故事至於翊衛之官遴選自守著名者使之奉引左右濟濟可觀則日與親近補益多矣今日國事無大於此伏願聖明深念為人主一身國家之本而即位臨政又人主之始也其致謹於正始者寧可忽乎董仲舒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人君為朝廷之標準而心又為酬酢萬事之樞紐心得其養誠存而妄可去矣心安其止靜定而動能應矣察一念於善惡之幾戒一事於喜怒之節清明在躬權度合理以為建中立極之本非殿下正始之急務乎易家人之初九閑有家悔亡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初九於治家之始能以法度防閑是以悔亡上九居至尊之位內盡至誠而有自律之嚴乃獲終吉治國在於正家正家在於反身儀于閭闔以基治化使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內外肅然請謁杜絕以為刑家御邦之本非殿下正

始之急務乎易曰幹母之蠱不可貞程傳以為子
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若仲已剛陽
之道遽然矯拂則所害大矣西山真德秀謂人君
之事母后尤不可不知此義仰惟 聖明方抱至
痛皇皇莫及所欲孝而盡子職者唯 慈殿耳至
誠將奉先意承顏怡怡愉愉終始無間以為教民
興孝之本非 殿下正始之急務乎管蔡以殷叛
周公奉行天討閱其失道而作常棣之詩愴然閱
惻之情溫然篤叙之意溢於言外 聖上之經變

盡倫唯在友于諸 王子頻 賜教喻不迷於非
義益篤 恩愛無替於懿親使宮掖之間和氣休
洽以為產祥降祉之本非 殿下正始之急務乎
召公告成王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
為誠小民之本天命至嚴而常顯民情至微而可
畏萬事之得或以一舉之失而召災萬人之悅或
以一夫之怨而生亂能保小民乃能保天命矣目
今民散久矣民怨極矣南倭有難處之撥北鄙有
自亡之勢憂虞之象已迫於朝夕矣此時收拾民

心最為急為陰陽少愆常念民事之或失教令一
下唯恐實惠之未霑寅畏日間好惡與同以為保
民祈命之本非 殿下正始之急務乎子游宰武
城以非公事不至其室而取瘡臺滅明司馬光除
諫官亦取不通書問之人彼以一宰一官取人猶
若是人主之擇人尤當謹於此也勿用卑諂之人
全取方正之士使名器漸重朝廷自尊以為觀聽
取舍之本非 殿下正始之急務乎漢時實廣國
賴絳灌擇師傅之力稱為退讓君子樊宏陰興俱

以榮勢盈滿為戒清靜謙約宗族染其化兩漢之
世后戚之家盡濯褊敗獨此數人者以忠謹自持
全其寵祿慶流苗裔名顯史策真可謂後世法矣
上念漢文之不私下追郭釗之密讓保其福祐以
為清朝美化之本非 殿下正始之急務乎商高
宗以納誨輔德命傳說而傳說以從諫克聖復于
主人君有從諫之實則下人不命亦諫譬如江海
能容何憂百川之不歸朝哉君子觀山澤通氣之
象虛以受人虛者無我之謂也擇合而受之非虛

也隨量而容之非虛也法語之言從而改之巽與
之言悅而繹之舍已從人虛心好問以為檢身制
事之本非 殿下正始之急務乎太甲曰今王嗣
厥德罔不在初又曰慎終于始新服景命無疆惟
休亦無疆惟恤事在謹初曷不勗焉前月伏見
聖教深自挹損藹然有求助之至意捧讀以來赤
心銘服欲以芹曝之誠少酬其宿願而疾病乘之
精神昏憤期待堯舜言不盡懷 幸 聖明賙擇
焉臣無任惶懼激功取 進止

來時見李元翼亦以是語語之臣答稱 朝廷宜
速處置但大事須審處仍作數閑話而去厥後李
貴往見尹孝先則非臣之所知也三司密 啓後
李貴又說吾意憂 君父之事而欲其速處故往
見尹孝先矣豈知其不關問於大臣而處之耶云
則其初往見孝先也孰使往焉孰使傳焉其辭語
果有何狀此則李貴尚在其口可掩乎趙國弼以
臣妻族之分今年一遭來見臣於相話間語以近
日譚傳內武庫兵器被偷果否真的宮城扈衛久

設其象疑懼外間無不憂悶等而款說而已其時
對人誰不以此語相及哉臣之語國弼者止是國
弼之語他人與否則臣亦知也國弼在此其可誣
乎人之所欲為而勢不能者必假手於人臣忝在
大臣之後苟欲先處此者獨 啓而可裕為矣與
同列議慶而亦可裕為矣何必籍賴於喜事之人
何故不議請同列而懇請前後不相聞之諫官又
何苦致趙國弼而與之議乎察之情理揆之事
勢其果然乎其果不然乎唯其近愚之過愛 君

父以德不量事勢欲罷 扈衛定群起以是為念
故在賓廳而相語者數矣在私室而談者亦屢
矣其有踈虛喜事者見臣之私憂而傳語敷行則
又非臣之所知也有源謂三司之 啓由臣而促
假有人妄傳者小官彈劾亦不可因傳聞而輕發
况乎 聖上嗣服之初論慶至親之變此何等大
事只因傳聞而促發耶鞠獄有體慶變有方曩臣
之劄謂依順和君已例安置臨海者只欲先機善
處以鎮起懼從容訊問其交結親信者鉤得情狀

則於事著實而人心亦定臣之為此言者乃據密
啓未發之前而言也及其既發則當按律論處故
臣劄亦云邦有常刑難以親私之其縱吏之徒得
情致辟尤不可以緩矣任究不透者其意至以為
橫議之嗚矣辭極慘澹寒體粟二月十四日臣
在賓廳與李元翼等語臨海之事元翼極以臣劄
意為是語纔了而三司之密一啓已入焉其密一
啓之意大臣皆未及聞知者且其一啓辭中錐劍
暴入等事兇狀已著不忍見而亦未及聞者臣與

諸大臣誰不竦然錯愕乎其間曲折李元翼李恒
福等終始同席如承下問其不吐其實乎臣之
在私室憂慮之言即賓廳相語之言也在賓廳相
語之言即劄中所論之言也終始論臨海者唯此
而已則有源指以為變幻二語者誠莫曉其意也
所謂二語者何語反側者何事情狀敗露者誰情
狀耶夫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必有自欺必有不能
慊於中者雖巧飾而內疚甚矣隱微幽闇十手所
指公論至嚴是非自判欲脫而豈能脫欲辨而豈

能辨欲為推諉而豈可得乎顧己之心泰然自反而縮則辱之難浼罪之難屈橫逆之來雖入地而含笑而已矣意往年因獄事而欲殺臣者臨海也怒獻議之異已而欲陷臣者柳永慶也臣而効乘時者之為則報私怨此其時矣只為愚直愛君之深方以堯舜為期待且論朝家事體妄及於獻言之中以致臺閣紛亂醜詆橫加臣之劄言其有毫分為身謀者乎無病自之臣之愚也誠甚矣抑時事日非 朝廷日壞則他日一 殿下必思臣之

妄言專由愚忠而發矣是非之公都在國言今臣之開喙有若相辨者臣實羞之唯念臺諫有臺諫風采大臣有大臣體面前後被斥如此臣何敢更抗顏於大臣之列乎請 亟賜斥罷以重名器以安愚分臣不勝惶恐懇迫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於本月十四日自 闕下罷出下吏來報平陵君申景禧 上疏云云其夕及翌朝外間喧說景禧斥臣甚重臣未詳其由唯以忝名相臣重

被証辱勢難抗顏感伏待 命昨者 嚴召邊降
驚惶顛倒將束帶出門謗言盈耳輿僕竊指悶默
還退再消日晷重念 上號討逆俱係莫惡莫重
之事縱被詆劾職名未適義難累日淹伏冒昧來
詣伏願 聖明矜憫裁處景禧之疏未入政院草
稿先播獨臣未及見耳流聞其疏言癸卯初冬申
礪與趙挺在慕華館相議是事來告於臣云頃者
趙挺拜右叅贊翌日過臣家臣語及永慶掩蔽
聖功右台緝未有聞則挺荅稱吾與申礪一日在

慕華館見鋪馬馳過使人問之乃 奏請使先報
丹封未蒙 准許者也仍言此既不成則錄 勲
為急礪遂歷言於相臣家永慶不肯其說久播於
縉紳間云今如景禧疏陳日月則壬寅初冬發行
奏請使暮年初冬始乃出送先報萬無是理此其
虛誕一也臣檢得家藏 啓劄日記癸卯十月元
無實聽議功之舉此其虛誕二也大凡勘勲極其
秘密只元勲及大臣叅論餘外一切不得與聞于
時礪役六卿之列縱發議私第豈得叅預公聽此

其虛誕三也臣兩年為相四遭移病供職之日只五六箇月其間一則建遣 奏請使金信元之行二則請錄 聖勲累次 啓稟三則又建遣 奏請使李廷龜之行當此之際尹承勲為左相水慶為右相氣勢尚未盛每議無敢違越此則其時備局有司堂上孰不昭知水慶於臣建白上三款也無敢違異則癸卯秋間既參請錄 聖勲之啓乃至初冬 質臣大言理勢所無况勲在臣適相之後彼時變遷則臣亦不知矣此必水慶到後來駁

逐尹承勲而居首相攀結 宮禁而張兇焰盛聚徒黨肆然無憚然後或發悖言於私室而景禧指為癸卯初冬之事如錯引趙挺之日月則臣亦難保此其虛誕四也臣雖昏錯猶不至全然贖耗况李元翼以元勲終始同參苟有是語此非細故有耳皆駭豈盡無所聞乎此其虛誕五也癸卯初冬則備局之請錄 聖勲已過數月矣景禧似以其父礫始發論於無人議此之前者誠不滿一笑此其虛誕六也壬寅年間申礫為兵判頗數來見軍

國密議無不與同及其逆兵判也礮亭舍在露梁
往來輒必歷訪語次每及 聖明中興功烈又言
永慶迷滯聚黨終必誤 國者非一非再礮據實
之宰無乃不語此狀于其子故景禧不知其父每
與臣慣議此等事乃謂癸卯始為來議也耶此其
虛誕七也至於尹孝先論議之事則都是李貴所
為非臣所知李貴尚在可覈問也鄭賊未輸情而
亡 命今此逆魁悉吐兇狀而就刑曩臣所議只
明此獄洞快勝已丑耳並被指摘吹毛期必陷臣

臣竊恠焉臣區區及此有同與辨不勝羞惡但臣
所忝乃具瞻之地被賣托了無聞知之事侵迫籍
躡一至於此縱臣無恥名器日辱更何顏面充位
而押班乎懇乞 聖明憐察臣之孤蹤危闕狼狽
亟 許逆罷以全事體實是 天地父母曲全之
大恩臣無任切迫懇祝之至取 進止

漢陰先生文集

卷之四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四



